

故事会 爱好者丛书



故事会®

历险故事

STORY SELECTION

上海文艺出版社



历险故事

故事会爱好者丛书



上海文艺出版社

故事会爱好者丛书

情爱故事	历险故事
滑稽故事	聪明人故事
诙谐故事	芝麻官故事
武侠故事	生意经故事
16岁故事	荒诞故事
悲剧故事	名作故事
阿P故事	笑话故事
谜案故事	怕老婆故事
家庭故事	

历险故事

《故事会》编辑部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上海艺文激光电脑排版厂排版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 字数 167,000

1997年10月印刷

印数: 1-200,000册

ISBN 7-5321-1616-6/1·1308 定价: 5.00元



此书谨献给故事爱好者

《故事会》连续十多年发行量在全国各类刊物中名列前茅，它如此兴旺发达，离不开海内外千百万故事爱好者的支持。此情此谊，令人难以忘怀。为更好地为读者服务，我们在尽心尽力编好刊物的同时，决定编辑出版“《故事会》爱好者丛书”。

丛书分别向读者推荐、介绍各类故事精品，开掘传世名篇的潜能，奋力捕捉社会生活的热点，通今博古，情趣盎然。

丛书对读者具有极高的欣赏价值，对作者也具有较强的借鉴作用。

故事会编辑部

故事会爱好者丛书

主 编:何承伟

副主编:吴复新

本书责任编辑:吴 伦

封面设计:李宝强

题 图:李 加等

丛书编委:

吴 伦

吴复新

何承伟

陈中朝

姚自豪

夏一鸣

鲍 放

本书内容提要

人类为了生存与发展,不得不长期与大自然作不懈的抗争、与野兽作殊死的拼搏,同时,人类本身善与恶的较量一刻也没有停止过,这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历险故事”。

本书汇集了 36 则故事,通过惊心动魄的情节描写,紧张恐惧的气氛渲染,主人公坚韧不拔精神的刻画,形象地向人们展现了历险故事特有的魅力。

目 录

临危不惧

恐怖的脚步声	(2)
九龄童斗狼	(10)
神奇的力量	(14)
人蚊大战	(17)
枪响之后	(22)
夜闯黄河	(25)

急中生智

密林中的较量	(33)
獐子洞决斗	(36)
爆竹轰群狼	(42)
王二嫂遇贼	(46)
瓮中捉鳖	(49)
逃犯登门	(51)

杀机四伏

山风遇险记	(56)
恐怖的邮局	(61)
恶熊吃色狼	(66)
死人工厂	(70)
逃出匪窟	(79)
歧途悲歌	(85)

怪诞显奇

会动的棺材盖	(94)
难忘的探险	(98)
野人的传说	(101)
商人失踪	(104)
武松转世	(108)

田野奇事	(111)
危难见情	
神秘的桃李坞	(115)
九响连环鞭	(124)
不平静的夜	(129)
悬崖父子情	(138)
无名岛杀手	(143)
夜走鬼谷	(148)
险中出趣	
李哆嗦三斗熊瞎子	(158)
逃走的尸体	(163)
大嗓门救人	(168)
熊洞脱险	(172)
人命关天	(176)
遭遇熊王	(182)
编后记	(185)

临 危 不 惧

勇气是在每天对困难的顽强抵抗中养成的。





恐怖的脚步声

三十多年前一个深秋的早晨，有一艘“莱姆”号商船慢慢地驶进了西欧某个国家的港口。老船长把全船几十名水手聚集到甲板上，严肃地说：“大家注意了，本船是第一次来这座城市，但由于时间紧迫，只能呆上一天就得启航。现在是早晨九点，明天这个时候，准时出发。”

老船长话音刚落，船员们赶紧梳洗整理，三三两两上岸游览、买东西去了。其中有一对好朋友，一个叫杰克，一个叫哈利斯。他们两个上了岸，转了几个弯，突然，看见前面马路上围着一群人，正在看一样什么东西。看的人虽然很多，但看完以后都耸耸肩，摇摇头，走了。他俩感到稀奇，走过去一看，原来墙上贴着一张纸，上面写着：有一个叫克劳迪的人，提出要与任何一个大胆的人打赌。说在离这座城市三十英里的地方，有一个叫三星岛的岛屿。这个岛上虽然有一座三层楼的别墅，但却没有人敢去过夜。谁敢上这岛上去探险，并能直的进去，直的出来，平安地度过一夜，那么克劳迪愿意拿出一万美金作为报酬。如果遇难，则不负任何责任。谁敢去，请到 M 大街 97 号 503 室面洽。

杰克看完，低头沉思起来。哈利斯知道杰克胆大出奇，怕他冒险，就催促他说：“走吧！没有什么好看的。即使再大的好处，也没有咱们的份！不要忘了明天早晨九点启航！”可杰克还是对着那张纸，又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在哈利斯的再三催促下，才勉强离开，走一步，还要回过头来看上一眼。

来到一家酒馆门前，两人走了进去。酒过三巡，杰克突然把酒杯朝边上一挪，说：“哈利斯，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有一件事要跟你商量。”“什么事？”“我想到三星岛上去闯一闯！”“什么？”哈利斯吃惊地张大嘴巴望着杰克，说，“不行，你千万不能冒这个险。你想，这个克劳迪愿意拿出一万美金打赌，说明这事情必定凶多吉少！你不能去，你要是去了，你妈妈知道……”哈利斯说到“你妈妈”三个字，杰克“嘿”站起来，“砰！”一拍桌子，大声呵斥：“不要说了！”哈利斯见老朋友突然发这样大的火，心里一震，但马上想到了刚才在船上杰克跟自己说起的一番话。

原来，杰克家里只有他和他母亲两个人，靠杰克给人家做些杂活过日子。最近他母亲突然生了一场重病，杰克借了高利贷，才把母亲送进了医院。为了还债，杰克在朋友的帮助下，上船做了水手，远离亲人，飘泊四海。哈利斯猜到了，杰克要去三星岛，是为了能拿到一笔钱，还掉债务，好回到他母亲的身边。可眼下，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朋友往虎口里跳呢！哈利斯急得眼泪都流了下来。

这时，杰克走到他身边，说：“好朋友，不要怕，世上没有魔鬼，你就让我去吧。假如我活着出来，一半钱还债，还有一半我送给你家里；如果真的死在那里，那么，就请你像儿子一样赡养我的母亲。”哈利斯知道，事到如今，是再也没有办法劝阻杰克了，两人痛苦地拥抱、告别。

再说杰克拿了这张纸，照着上面写的地址，来到了M大街97号。他见503室门关着，按了一下电铃，门开了，一个戴着金丝边眼镜，样子挺斯文的中年男子出来迎接他。一见他手上那张纸，赶紧说：“噢，请进来坐吧。”杰克刚坐下，那人就说了：“我就是克劳迪。你叫什么？今年几岁了？”“我叫杰克，今年20岁。”“噢，年轻人，敢拿下这张纸，了不起呀！不过，这三星岛非同一般，杰克先生年龄还小，要是发生……这个，岂不可惜！所以，我请你多考虑考虑，现在还来得及呀！”杰克听到这里

已经不耐烦了：“不要说了，我既然来了，就这样定了。”“不，年轻人，不要那么自信！你先到隔壁休息一下，再考虑考虑。如果定了，那么吃了晚饭，我就送你去；不定，还可以回去。”

杰克来到休息室，不免前前后后地思考起来。想到那叫人捉摸不定的三星岛，心里不由得也产生了一种恐怖感，但再一想到在病床上呻吟的母亲，想到那一身债务，动摇的念头又被他打消了。到了吃晚饭的时候，杰克又被带到了克劳迪办公室。

克劳迪为他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酒菜，一边请他坐下，一边说：“杰克先生，考虑好了吗？”“没有什么可考虑的了。”“噢，尽管这样，作为一个长者，我还想提醒你，曾经有许多身材比你高大，武艺比你高强的人，都没有经受住考验，我看你……”杰克两眼盯住克劳迪，没开口，只是摇了摇头。克劳迪“哈哈”一阵大笑，拿出一支枪、三粒子弹，说：“那好吧，既然如此，你就把这东西带上。我还是个讲情理的人！”

晚饭以后，克劳迪用车把杰克送到海边，然后两人走上汽艇，直往三星岛开去。在天色将要暗下来的时候，汽艇靠上了小岛。克劳迪对杰克说：“杰克先生，如果你懊悔的话，现在还来得及，我可以用汽艇送你回去，你只要用浆糊把纸重新贴上去就是了。我们就像从来没有见过面一样。”杰克看了看岛，看了看岛上的那幢外表深色的三层楼房，对克劳迪说：“你走吧，明天早晨八点钟来接我。”说完就朝岛上走去。克劳迪看着他的背影，微笑了一下，接着，驾起汽艇，走了。

三星岛不大。不到半个小时，杰克就围着它转了一圈，最后他来到了这幢楼房跟前。院子的铁门开着，他进去以后，随手把它关上了。朝四周一看，院内杂草丛生，有半人那么高，中间一条石子路，直通那幢三层楼房的大门。眼下除了海水的咆哮声、昆虫的鸣叫声以外，没有一点动静。杰克摸出手枪，壮了壮胆子，沿着石子路，朝那三层楼房屋走去。

楼房里漆黑一团，伸手不见五指，杰克划了一根火柴，见房内的建筑很讲究，但由于很久没有人居住，雕花的墙上布满了灰尘和蜘蛛网，看上去灰蒙蒙的，加上火柴所产生的微弱光亮，给人一种阴森、可怕的感觉。

杰克踏上了楼梯，一间一间屋子看过去，从一楼到三楼走了一遍，还好，没有发生什么意外的事情。杰克想：今晚在哪一间房屋里过夜呢？他考虑了一下，决定到三楼最高的一间屋子里过夜。那里居高临下，几乎可以看到整个岛上的情况；再说，即使这幢楼遭到意外的事情，也是最晚受到袭击。

杰克走进房里，发现一截蜡烛，赶紧把它点上，借着烛光，把屋内又仔细看了一遍。南边是窗，北边是门；书桌上墨水瓶翻倒了，一支蘸水笔还斜插在里面，周围还有许多乱七八糟的纸；再朝墙上一看，靠门的一边，全是一只只血手印；另一边放着一只挂钟，发出“滴嗒滴嗒”的声音。杰克一看，已是晚上九点多了，离天亮整整还有八九个小时。天知道，在这八九个小时内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杰克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转过身想把房屋的门关上，刚一推门，不由得又倒抽了一口冷气：只见门板后面插着一把匕首，露出的半截匕首发出一闪一闪的寒光，反射到旁边带血印的墙上。显然这里曾经发生过一场搏斗。

杰克握紧了手枪，镇静了一下。他知道只有大胆沉着，才有取胜的可能。他在房里来回踱了几步，就在窗下的沙发上坐了下来，望着波涛汹涌的大海，又想起彼岸正在生病的母亲……墙上那只挂钟，仍然发出“滴嗒滴嗒”的响声，像是陪伴着这位年轻人度过这可怕的一夜。杰克不时地抬头看着它，10点，11点，两个小时过去了，屋里始终没有什么动静，岛上也没有发出什么奇怪的声响，这反而使杰克有点坐不住了。他站了起来，走到书桌前，推开乱纸，见底下有一本像连环画那样的画册，打开一看，杰克一惊：第一页上没有图，也没有文字，是一只鲜血淋漓的血手印！大胆的杰克也不由得赶紧闭上了眼睛。可越是不敢看，越是想看。杰克又一页一页地翻了起来。原来，后面画的都是发生在这个岛、这幢楼、这间房子里的事情。

很多年以前的一个夏天，这幢楼房主人的两个女儿带着两个仆人到这儿避暑。一天，大女儿身体不大舒服，带着仆人回城看病去了，楼房里只留下小女儿和仆人两个人，就住在三楼这间屋子里，到了晚上，墙上这只挂钟“当当当……”敲完12响时，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小女儿以为是姐姐回来了，赶紧叫仆人去开门。那仆人下去后，

刚把院子的铁门打开,就“啊”惊叫一声,以后便没有声音了。小女儿听到这一声短促的尖叫,又不见人上来,感到奇怪,准备下去看看,还未走出楼房,只听院子外面传来一阵恐怖的脚步声:“咚,咚,咚……”声音像打夯一样,震得整幢楼都微微抖动,一步一步之间相隔的时间足足有十几秒钟。小女儿赶紧抬头朝院子外面看,借着月光,只看到那个黑影朝自己移来,不由得也“啊”惊叫一声,双腿一软,倒在了地下……

画册到此为止了,下面是白页,可杰克知道,下面的画面,要由他来画了。还容不得他多想,这时墙上的挂钟也“当当当……”敲了12响,院子里那扇大铁门,也传来了“笃笃笃”的敲门声。杰克想:不能开门。“砰砰砰”,敲门声越来越响,杰克仍然纹丝不动。“砰”!又传来一声,显然门被推开了。接着,院内传来了“咚,咚,咚……”一阵脚步声。杰克想:现在下去必然与对手遭遇,难以脱身!不知别处是否有出去的地方呢?他刚想跨出房门,只听那脚步声已移到了楼内,知道来不及了,赶紧回了进来,把门关上,靠着墙,拿着枪,两眼紧紧地盯住那扇门。这时,那个怪物正在一间屋子,一间屋子搜索,一层楼一层楼地向上走着。不多一会,他已经走到三楼了,“咚,咚,咚……”脚步声震得楼梯发出“吱,吱,吱”的响声。屋内的杰克屏住气,仔细地听着,等待着将要发生的事情。

那个怪物经过隔壁一间屋子后,就来到杰克所在这间屋子的门口,“笃笃笃”敲了一下,见不开门,就使劲地推了起来。杰克眼看门就要被推开,也不知哪里来的一股力气,把那张书桌一下搬了过来,顶住了门。可这哪里挡得住,门还是被怪物轻轻地推开了,一只芭蕉扇大小的手掌先伸了进来,接着整个身子朝里走来。杰克沉不住气了,对准怪物的头部“砰”就是一枪,打中了。可怪物不怕子弹,照样朝杰克走来。还未等杰克辨清它的模样,自己已经吓昏了!

当杰克醒来的时候,他已经躺在克劳迪的房子里。他硬撑着坐起来,把手一伸,意思是我虽然吓昏了,可我没有死,我杰克现在还活着,你应该给我钱。可斯文的克劳迪吸着烟,摇摇头,推了推那副金丝边眼镜,说:“杰克先生,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我们谁都没有输,谁都没有赢。你虽然活着出来,可你是我们把你抬出来的呀。那张纸上不是写得很

清楚吗,要直的进去,直的出来,才能算你胜利。年轻人,算你幸运,逃过了死亡一关,回去吧!”说完,转身要走。杰克一看表,九点零五分。“莱姆”号已经起锚出航了,我杰克现在回到哪儿去呀!他赶紧喊住克劳迪:“你等一等!”克劳迪转过身来,看着他:“怎么啦,年轻人?”“我,再想去试一试!”声音虽然很低,但却是那么稳重、深沉。克劳迪已经了解了杰克的脾气,也没有反对,想了一下,点点头,说:“那好吧,勇敢的年轻人,我同意你的要求。可你眼下身体不好,休息一下,明天再去。这几个钱拿着,随便到街上买些什么东西。嘿,要知道,我克劳迪是最讲情理的人!”

杰克没有想到克劳迪这样轻易地答应了自己的要求。他休息了一天,在街上吃了一些东西,还买了一把匕首,插在靴子里,看看时间不早了,就朝 M 大街 97 号 503 室走去。

这次,克劳迪没有劝说杰克不要去。他热情地接待了杰克,看看天色快暗了,就拿出那支枪,给他三粒子弹,然后用汽车送他到海边,用汽艇把他送上三星岛。克劳迪对着杰克微微一笑,说:“年轻人,就看你的命运了。说实在的,我也希望你是一个胜利者!”杰克不明白,跟自己打赌的人为啥还要帮自己说话?!可眼下,也顾不得想啦,他转身朝岛上走去。

情形和两天前差不多。只是今晚没有月亮,天气沉闷,四周显得更暗,连那条石子路都看不清在哪里。杰克借着火柴的亮光,摸到三楼那间屋子,门虚掩着,推开一看,一切照旧。前天搬动过的那张桌子又回到了原地,墙上那只挂钟仍然发出“滴嗒滴嗒”的声音,好像欢迎杰克这位老朋友。杰克看着它,苦笑了一下,坐了下来,等着它敲 12 响。这次,杰克没有关门,他想:关门也没有用,他把那截蜡烛放到门口走廊上,昨天放在屋里,我在明处,怪物在暗处,我看不清怪物,怪物倒看清我了。所以今天把它放到了走廊上。

等着,等着,当挂钟“当当当……”敲完 12 响时,果然外面院子里又传来了“笃笃笃”敲门声,杰克没有动。“嘭嘭嘭!”声音越来越大,杰克仍然没有动。“砰!”门被推开了,接着又传来了“咚,咚,咚……”的脚步声。这时杰克想到前天晚上的情景,不免有点毛骨悚然,但他很快控制

住自己，握紧手枪，人贴在墙边，听着那“咚，咚，咚”的脚步声，等待着怪物的到来。

一切都跟前天一样，那怪物一楼一楼地走上来了。当它走到门口的走廊上，杰克一看，险些叫出声来。只见那怪物身高二米七十以上，前发齐眉，后发披肩，两只绿幽幽的眼睛，一眨不眨，浑身黑毛，两只芭蕉扇大小的手上下乱舞，“咚，咚，咚”的脚步声，直逼杰克而来。杰克再也沉不住气了，枪机一扣，“砰”一声，打中了。谁知这怪物毫无感觉，仍然“咚，咚，咚”地朝杰克走来。杰克的手颤抖了，刚想打第二枪，已来不及了，那芭蕉扇大小的手已经伸过来朝他使劲一打，杰克手中的枪不知被打到哪里去了，接着他的脖子也被那双大手掐住了。年轻的杰克，只觉得胸闷气急，他拼命地挣扎着，反抗着，可是毫无用处，那双大手仍然紧紧地掐住了他。这时，他突然想起靴子里那把匕首，猛地把它抽了出来，用劲朝那怪物的下身刺去……

慢慢的，杰克只觉得脖子上那双手松开了，“砰！”怪物摔倒在地上。

还不容杰克细看，突然，楼下又传来了一阵杂乱的脚步声，杰克估计足有几十个人。他想拔出那把匕首，可是扎得深，拔不出来了。忽然，只见眼前有一样黑乎乎的东西，闪着寒光，要紧一摸，原来是刚才那把枪，里面还有两颗子弹。等他拿起枪，借着烛光抬头一看，只见上来了三四十个矮人，都没有桌子高，穿着奇异的服装，样子很怪，叽叽喳喳说着杰克一句都听不懂的话。杰克举起枪，对准前面那个，“砰”就是一枪，那矮人倒下了。其他一些矮人相互叽叽喳喳说了些什么，就“笃笃笃”全部走开了。杰克想：可能去叫援兵了吧，怎么办？三粒子弹只剩最后一粒了，如果再有怪物来怎么对付？杰克心里不免有点着急。

他耐着性子，等着，等着，那截蜡烛也点完了，屋内一片漆黑，只是那只挂钟还在“滴嗒滴嗒”地发出响声，时间慢慢地消逝着。好不容易天快亮了，杰克高兴啊，这一夜终于过去了！可正当这时，又传来一阵脚步声，听那声音，足有一群人。杰克赶紧贴到墙边，握着仅有一粒子弹的手枪，准备着一场最后的搏斗。

谁知走上来的不是别人，而是来接他的克劳迪和他的仆人。杰克打赌胜利了！

他们回到 M 大街 97 号 503 室, 杰克由于过分紧张和疲劳, 足足睡了一天。当他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吃晚饭了。克劳迪又备了丰盛的酒菜招待了他。杰克一边吃, 一边说: “我赢了, 你把钱给我吧!” 克劳迪摇摇头, 说: “年轻人, 你很勇敢。钱, 我当然要给你! 不过, 你不要急, 先来看一看你的成绩。”说着, 克劳迪把他领到隔壁一间屋子, 打开放映机, 小银幕立即跳出了清晰的图象, 详细地记录了杰克上三星岛探险的全部过程。杰克睁大了眼睛, 不明白克劳迪的用意。克劳迪解释说: “明白吗, 我是电影公司的经理, 我不满意我的演员来完成这部惊险片子, 我希望一个真正勇敢的人, 用他真实的感情, 逼真的神态来演完这部戏。结果, 是你, 勇敢的杰克, 你帮了我的忙, 要知道, 我获得的利润将不是一万美金, 而是十万, 一百万! 哈哈……”克劳迪得意忘形地放声大笑起来。

杰克仍不相信, 他摇摇头, 说: “那怪物和矮人是怎么回事?” 克劳迪笑笑说: “矮人是我收下那些刚出生的婴儿后, 把他们放在与世隔绝的地方, 用铁笼控制着他们的生长, 才变成这个样子的。至于那个怪物, 他还在那里躺着, 你可以去看看。”杰克转身走到里间, 只见手术台上躺着一个已经死去的黑人, 虽然身材高大, 但根本不能与昨晚那个怪物相比。所以, 杰克不相信地摇摇头。克劳迪一看, 耸耸肩, 说: “噢, 不信吗? 就是他! 他是我用钱买来的。经过我这双手, 给他装上一只假头颅, 就化妆成昨晚的那只怪物了。由于头是假的, 所以你打不死他。可是, 我没料到你用匕首把他刺死了。不过, 像他这种人嘛, 世上有的是……”杰克听到这儿, 再也忍不住了, 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昨晚打死的是这样两个人! 杰克两眼喷出炽热的火焰, 盯住克劳迪, 从嘴里迸出一句: “魔鬼!” 然后, 猛地扑到黑人身上大哭起来……

克劳迪却若无其事地在屋里来回踱着方步, “笃, 笃, 笃……” 每一步都好像凶残地踏在杰克的心上。

(陶文进)



九龄童斗狼

以前,我的家乡勉县常闹狼灾。大白天,三三两两的狼群在公路上,村庄附近,河堤坎上,大摇大摆,傲视人类,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似乎这个世界是它们的。特别到了晚上,狼的嚎叫声此起彼伏,遥相呼应,搅得人心惶惶,村宅不宁。

我的父母亲早早去世。我九岁那年,一个秋天的傍晚,生产队在河坝沙地里分红苕。天快黑了,家家去领口粮的都是壮年汉子,因为一到天黑,小娃们都被父母反锁在屋里,深怕溜出去被狼叼吃了。我们没有办法,我哥随副业队挣钱去了,家里只有我和弟弟妹妹。三人中,我年龄最大,只得挑了两只小筐子,带着才四岁的弟弟去河坝沙地,领属于我们的口粮。

我们前脚刚走,家里唯一能保护小妹妹的那只大黄狗,箭一般地从屋里窜出来,摇着尾巴跟在我们身后。我跺脚吓它,赶它回家,可它直是摇脑壳,一百个不肯。

等我们走到河坝沙地,天已黑了,壮汉们已陆续走光了,地里只剩